

# 缝合

□南京 马浩

一条小河，不知始自何处，流向何方，硬是把一片广袤的土地，切割成了两块地，它们隔河相望，相会无期。

水向低处流，这是大势。河无大小，无论自然形成，还是人工开挖，都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，尤其是天然的河流，源头多出自远山，山间一条条涓涓细流，行经不同的途径，渐渐合流，顺势奔流。可以说，江河的源头，水流都不会浩荡，人们往往误认为水源处，水面宽阔，激流汹涌。源头的意义，并非因为水的渊深广博，而在于开拓。水流在行进的过程中，冲刷成水道，沿途不断接纳各路的川流，河流逐渐苍莽起来，沉沉一线，茫茫一派。世间的事，往往如此，开山之功可以仰视，后来者似乎更具优势，仰视不等于盲目崇拜。

河流贯穿了大地，一块完整的土地，生生被撕裂出一道口子，桥便被发明了出来，当然，也有“天生桥”，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崇山峻岭中，往往会有古藤穿越天堑，形成沟通大山之间的藤桥，或一块巨石卡在两山的峭壁之间，供

山民穿走。这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“桥”，隐含着多少沧桑岁月的故事，令人遐思。桥发明的灵感，窃以为，有可能受到缝补衣服的启发，衣服划开一道口子，需要缝合，河流把大地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若也能缝合起来呢。

桥，其实，就是为了缝河。

世间的首座桥，不知始于何时、何地，何人所建。总觉得，第一座桥应是独木桥。一根长长的巨木，横搭在小河的两岸，两岸的人们便有了沟通，有了了解，互通有无。人们总是向往外边的世界，其实，出发的地方，亦是远方人眼里的远方，习以为常的地方，也恰是陌生人感觉神奇的所在。

桥的出现，不仅让两地的距离近了，人的心也变得亲近起来。沟通，似乎有着不以言说的魅力，这种魅力里隐约着原始的神秘磁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河上下，大江南北。身处黄淮平原的人，会对连绵起伏的山陵心生好奇，相反，远在大山里的人，心里充满对“江南”沃野千里的神秘。实则，各处有各处的好，各处

有各处的难，当然，这并不妨碍人们去遐想。此时，村里有年轻小伙子怀揣好奇，远赴云贵州一带做生意，还娶了漂亮的姑娘回家。

人与人之间，尤其是混迹在杂居的城市，似乎每一个人都是一個孤独而封闭的个体，擦肩接踵，却没有交集。身那么近，心那么远。地铁里，公交车上，喧闹拥挤的机场、车站……最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目光充满了淡漠、冷漠、怀疑，拒人千里。或许自己心里明白，内心的柔软、善良、友爱，渴望交流，可伸出橄榄枝的寥寥无几。自己可以审视自己，却不愿意推己及人，怀疑身周的一切，仿佛喧闹的人群隐藏着无数的陷阱，为了自我防护，变得像刺猬一样，把心设上了藩篱。人与人之间隔了一条无名之河。少有人原意搭上一根会发芽的木头。

都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要靠缘分。缘分，其实是一座无形的桥——心桥。试着把心灵打开，或许就会看到云横雾锁里的楼台，朦胧月华中的津渡。

世间，有了桥，似乎什么不成问题，关键是如何搭建那座桥。

# 奔跑的河流

□山东新泰 曹春雷

近来，每天清晨我都要去城外，沿着一条河跑步。这里人少，很僻静，然而正合我意。久居城市，能够享受片刻的宁静，也是一种奢侈。已是初冬，河面上泛着水汽，烟雾袅袅。几只野鸭游弋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冬江水寒，鸭也先知吧。

河里的芦苇，一片苍茫的白，但也不是纯白，被朝阳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。有翠鸟立在荷花上，一身宝石蓝，此刻也披了金。突然，箭一般射进水里，激起一片浪花，瞬间又跃出水面，落在另一棵芦苇上，嘴里多了一条小鱼。河面上，涟漪仍未平息，染了晨晖，荡漾着一道道金。

我沿着河岸跑，把一棵棵垂柳，一只只翠鸟和野鸭，远远甩在身后。但很快又会看到野鸭或者翠鸟。这时我就会怀疑，它们一定是刚才的那些，以我看不到的速度跑到前面来，停在这里等我。

跑着跑着，我总能从河水里，看到往事的倒影。

# 暮尽霜寒秋意深

□山西太原 郜辰辰

一夜霜降，深秋的黎明便白了头发。

远山如黛，曾经一望无际的青翠，早已换上了秋装，时而金黄，时而火红，更多时是在收割完毕的成熟里，守着意兴阑珊的绿和枯萎的花，等待秋天随意挥洒色彩。在蔚蓝的天空下，白色的流云陪着逐渐光秃的山对话，秋意便深了。

河流和湖泊则变得淡淡，越来越浅的颜色里，水草停止了生长，游鱼也变得慵懒，在逐渐成年的水上生活里，习惯了越来越凉的阳光和变得安静的声音。芦花白了，菖蒲消褪了颜色，荷花们也偃旗息鼓不再歌唱，“山寒水瘦”搭配着秋霜的晶莹，秋波便成了深秋的爱意，深情款款。

此时的田野上，庄稼早已收割完毕，颗粒归仓的喜悦是农家人掩藏不住的笑意，而剩下的光秃秃的秸秆迎风站立着，像最后的勇士守护着秋天。一片金黄的世界，有着

小时候，曾有一段时间，我经常沿着河岸奔跑。

那时，我才九岁吧，父亲刚刚去世一年，母亲一个人种地，养了一些鸡鸭，贴补生计，但日子过得还是有些艰难。有一天黄昏，外地的一位中年男人突然登门，讨要一笔钱。他拿出一张借条，是父亲的字迹。那是父亲做生意时欠下的。看到我家的状况，他犹犹豫豫，一脸愧然，仿佛是他欠了我家的钱。他将欠条塞进自己的衣兜，摇摇头，轻轻叹口气，转身要离开。母亲拽住了他，然后让我陪他在家等着。她出门，去左邻右舍家。借了钱来，给了中年男人。

接下来，要偿还邻居们。虽然这笔债务今天看来并不多，但对那时的我家来说，仍然是个不小的数额。

正是冬天。母亲将一个破蚊帐改成了渔网。清晨，她要去离村五六里地的一条河里捕鱼。我非要跟着，很执拗，便一起去。天已很冷，说话

时热气会笼在嘴上。河面上，冰厚厚的。母亲找来石头砸开冰面，将网放进去。网里，有熏烤过的花生饼。

果然有鱼虾。母亲将小一点的捡出来，重新丢进水里去。一次次投网。一次次拉网。小桶里，鱼虾便多了起来。攒得差不多了，母亲就收起网，拎着桶，去四五里外的集市卖掉。去得越早，就越能卖个好价钱。

沿着河岸，我和母亲一路跑。水在河面的冰下流，我们在岸上跑。

一天又一天。

再捕一次鱼虾，赶集卖掉后就能还完债了，母亲很高兴，到村里的木匠那里，让他做了一个我期盼已久的陀螺。在冰上，我高兴地抽着陀螺，看着它跳旋转的芭蕾舞。母亲收完最后一网鱼，也闲下来看陀螺，看着看着，笑了。

然后，我们依旧提着鱼桶，沿着河岸奔跑。跑着跑着，我侧眼望去，从河流的冰面上，分明看到了倒映的春天。

精神抖擞的金黄盛大开放时，在一片收割成熟的金色里，生长和盛开的金色会让顿足欣赏的人愉悦一个下午。这个季节里最灿烂的使者，有着陶潜喜欢的东篱君子风范，更多的是那一从深深红黄里流淌的暖意。在凋零的季节里，给心一个出口，向阳而生。

同样享受生命坚韧的还有落叶。越来越凉的风里，树叶似翻飞的蝴蝶，一片片旋舞着飘落，像是去赶赴一场生命的宴会。地上的落叶越积越厚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在走向干枯的过程中不忘留下一份松软和怀念。而松柏还是那么葱绿，仿佛百折不挠的斗士，年轻着、屹立着。枫叶越来越红了，像高举的火把燃烧整片的群山。

一夜霜降，一阵秋寒。深秋抛却了浮华，在清骨奇崛的韵味里，带来初冬的呼唤。而我们，只需在洒脱里静静等风，等待深秋的告别与馈赠。

同样生长的还有菊花，当那些

# 阳光过冬

□浙江德清 王征宇

阳光很好的日子，把被褥晒了，把衣服晒了，把花花草草也晒了。让阳光的香气充斥四周，寒意就无处落脚了。人在家也坐不住，要找个挡风的地方晒太阳。“一窗晴日写《黄庭》”的悠然，不独白居易喜欢，我也爱。在咖啡馆“7”字型超大玻璃窗边找个座位，明亮的玻璃滤掉了阳光重金属的刺目，让光线变得如管风琴般绵长、浑厚，从空中倾没过我的头。我能感受到温暖电流一样擦过皮肤引起的酥麻，直至神经末梢，身体细胞被激活后张开嘴欢快地吮吸，整个人舒畅开了。如一只躺在炉膛里的面包，粮食纤维随着炭火的烘烤开始拱动、膨胀、轻松，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幸福味道……阳光让我觉得幸福唾手可得。

通常我会点上超大杯烫嘴的美式。白色有隔热纸套的一次性杯子，在手心里沁出熨贴的暖意。酌咖啡的小点心，以往会点一只刚出炉酥香的牛角包，最近换自带的南瓜干，小碟子端放上，阳光一照，通体红亮，有一种朴素的芬芳和美。就如从先民口中唱出的四言诗，不事雕琢，是心有所感随手写下的，十分浑朴有张力。

我爸今年种了一百顶南瓜，肥墩墩皮糙肤黄的瓜娃子堆了满屋。他老人家怕疫情会引起粮食紧俏，就在自留地里尽可能多的种庄稼，芋头、地瓜、南瓜，以防不时之需。还花了六百块钱买了几拖车羊粪，全下到地里了。南瓜得了厚肥，一顶南瓜结二三个，可不就一屋子了……老爸老妈早饭的白米粥改成了南瓜小米粥、地瓜粥，又将南瓜、地瓜刨

丝，摊在竹帘子上暴晒，晒干后收进袋里贮存，那是来年家里畜禽所需的能量。也晒南瓜干，南瓜削掉皮，挖掉瓢，一刀刀切下，风火轮一样串在竹竿上，大太阳下晒瘪，蒸熟，再追一个日头，吃足阳光的南瓜干，升华出与时间抗衡的韧性。“要不是入冬后天天有好日头，这些个南瓜十有八九要烂掉。”冬阳给了我爸纠正误判的机会，大大宽慰了他的心，大地好心的回报没有辜负。

一个朋友最近在司法部门挂职，那天他拍了单位墙上张贴的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六字给我看。我回复他这就如阳光啊。他回说，也有阳光无法照到的地方。我怔了。的确，有明亮就有阴暗，有顺遂也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和坎坷。以追求公正和关怀为己任的部门，不就是在这种时候才更凸显出自我的意义吗？罗尔斯晦涩难懂的《正义论》，其实总结下来意思也简单，就是在探讨如何用制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最大的利益保证，让他们摆脱绝境，获得生存的希望。

也联想到自己的写作。经常有朋友问，何以我的文字总在呈现明亮和温暖，一草一木乃至不起眼的小人物，难道生活里没有碰到过心寒的事？活着怎么可能不经历失望和疼痛，正因为有撞着风雨、挨过霜冻的打击，所以加倍珍惜日常里的美好，希望自己的文字生发暖意，让灰心的人可以倚一倚，好有勇气继续走路。阳光可能姗姗来迟，但人与人能互相取暖，冬天横亘的严寒，就算不得什么。

# 手工之美

□辽宁本溪 青衫

朋友送我一块小香皂，不大，四四方方的，乳白色，闻上去有淡淡的香味。最重要的，它是手工制作出来的。一想到是朋友闲暇之余赋予耐心、倾注心血的作品，我就觉得无比珍贵。

商场里凡是标明“手工”制作的东西，价格都不菲。我虽然喜欢，但也只能在柜台前流连，轻易不出手买下。一件手工钉珠的裙子要两千元，一条手工打磨的珠串手链，普普通通的珠子而已，要价堪比真金白银。在我装修新房子的时候，知道了一款来自异国的手工壁纸，价格自然是奇贵无比。

小的时候生活条件差，衣服都是母亲用缝纫机一点点缝出来的，我总是嫌土气。羡慕着商场里不多的几件成品衣服，总是找机会去柜台前流连，目光抚摸着它们，心里想着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拥有。

母亲懂我的心思，但是条件所限无法满足我，就去商场柜台前看衣服样式，回来后再用一双巧手，贴花，刺绣，捏褶，包纽扣，尽量仿得像一些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无法体会到母亲的用心，依旧无法爱上它们，幻想着能拥有一件漂亮的成衣。

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才慢慢懂得，我每一件衣服都因为蕴含着母亲

的创作而充满意义。在那个物资贫乏的日子里，母亲在用心将生活过得美一点，好一点。

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爱好编织的，可是朋友小微却对此无限痴迷。织得多了，就送给我。我把它们当宝贝，穿着小袜子走在秋冬的地板上，脚底下温热怡人，坐在椅垫上，长久地感受着友情的温度。它们可能是旧毛线，也可能是五颜六色的杂线，即使是废物利用，当重新赋予它新意与个性后，在喜欢它的人眼里，就是无价的珍宝。

总觉得爱手工制作的人，一定热爱生活、追求梦想、浪漫与柔情交织的人。她们的手作品也许略显粗糙，但是它们具有唯一性。即使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东西，也会因为制作前后的心情不同，手法的略微差异，制作出来的物品虽然大致相同，细细品味则能感知出来细微的不同。

我可不可以将这些理解为制作者的真性情？人的情绪如天上的云，瞬息万变，带着情绪和气息的手工制品，仿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各有各的灵魂，各自飘着各自的香气。

这些简单素实的手工创作，因为用心，所以珍贵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42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